芝麻開花

艾　芥

人生在線

超市裡能買到各種香油，也能買到生的或炒熟了的芝麻。但沒看見正在生長着的芝麻已經很多年了。

傍晚散步的時候，路過一戶人家的院子，偶然看到院子小小的空地上，不知哪個勤快的人種了幾壟芝麻，有幾棵芝麻伸出了圍欄，像探頭探腦張望的調皮的小孩子。芝麻已經結莢，一串串的很惹人喜愛，順手摘了幾個。邊走邊想，這曾經那麼熟悉的景象，怎麼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模糊起來。

看到那幾壟芝麻秧，就想那句流行的俗語：芝麻開花節節高。想當初，因爲日子的清苦，年幼的我多了許多抱怨。每當這個時候，父母總對我說，別總是搖頭嘆氣的，芝麻開花節節高嘛，日子也會越過越好的。當初，我的確到莊稼地裡仔細地觀察過那一片片的芝麻，也的確發現它們雪白的花兒開滿園子，而芝麻稈的身量也越來越高。然而，日子卻似乎沒有像父母說的那樣好起來，仍然是每天的粗茶淡飯，依舊是喝不盡的清湯寡水。因此，便以爲那是父母哄我們小孩子玩兒的，但這芝麻卻給我們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那個時候，都在搞各種「放衛星」運動，因此，像芝麻這種低產的作物是被排除在外的。記得只在田間地頭的一小塊地裡，或者在邊邊角角的地上種些芝麻。芝麻是我們村裡人的金貴物，若年景好，每到收穫季節，每家能分上幾両或者一斤左右的芝麻。把這點芝麻換成香油，那可是一年的用度。飯菜實在難以下嚥的時候，母親會在我們的碗裡滴一滴香油，而後說，快吃吧，趁熱吃香得很哩。我們總是怪母親放得少，要求多放幾滴。母親也總會說，香油之所以香，就得少放，放多了就沒了味道。我們噘着嘴，認爲那是母親捨不得。母親說，她小的時候，姥爺就是磨香油的，香油拿回來燉魚吃，根本就沒了香油的味道。於是，我們暗暗慨嘆現在的日子倒不如從前呢。

那時候，大約到了秋天吧，母親到地裡上工的時候，會趁着生產隊的幹部們不注意，採幾個芝麻莢帶回來給我們，那就是我們最好的零嘴了。裝幾個芝麻莢在兜裡，人少的時候便掏出來，四個手指拔住那芝麻莢，用指甲只輕輕一彈，「啪」的一下，裡面雪白的芝麻們就蹦跳到了舌頭上。慢慢地嚼，細細地品，覺得那樣的香甜，那樣的享受。

芝麻收穫的季節，家裡分得的一點點芝麻被裝進一個葫蘆罐裡，放在高高的後窗台上。這一點點芝麻，母親要把它分幾次換成香油，用一點點香油來點綴清苦的日子。

離開了農村，也離開了那熟悉的芝麻。種芝麻是很費力的事情，產量低而且很難伺候，收拾的時候又十分麻煩。但是，村裡人總是種一點點，來爲清貧生活增加點色彩，也總是聽到貧窮的人們說着「芝麻開花節節高」的希望。現如今，雖然再難見生長着的芝麻，但是，「芝麻開花節節高」這句話卻扎根在我的心底，因爲我們現在的生活的確是「芝麻開花節節高」了。

方詩人的藏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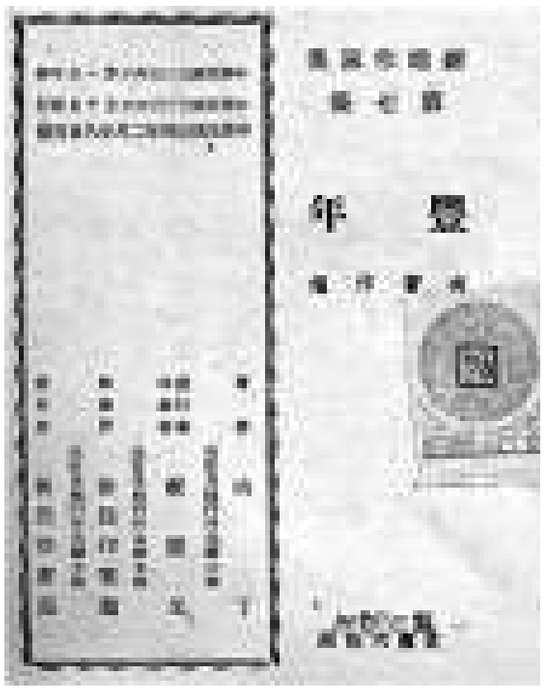
許定銘

醉書亭

日前談方詩人的藏品，有剪存民國舊出版社的標誌、售書印章、名人訃聞和老書封面，一般讀者可能不甚了解，得要詳細說明一下。

所謂民國舊出版社，即是我經常在此介紹，出那些舊書的出版社，像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、良友圖書公司、文化生活……等。他們大多會設計一枚標誌，出版時把那些「標誌」印在書的封底、版權頁或扉頁內，以顯示此是何家的出版物。這些標誌不過是個圖案，沒什麼特別，收藏價值也不大。

「售書印章」比較難明。舊日的出版社與作者間互相不甚信任，作者爲了自己的利益，會自印一些類似「郵票」那樣的小張，交給出版社貼在版權頁上，用來統計書的銷量。沒有「售書印章」的書，即視爲盜印本。不過此法過時甚久，大多數的舊書都是沒有印章的。請看附圖，小張是用人手貼上去的。至於「名人訃聞」，方詩人說他只剪存文人的。訃聞內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主角的生卒日期，他認爲有很多人生前多隱瞞眞正的年歲，訃聞應該很眞確，爲他寫評傳時便不會錯了！方詩人愛藏書，但書厚，佔空間大，於是只把書的封面撕下來珍藏，再拿去用彩色複印貼成書冊，隨時讓愛書人欣賞。我眞爲那些書肉痛！



▲大多數舊書的標誌是由人手貼上的

特別同情娶美女者

齊　夫

如是我見

在世俗眼光裡，能夠娶到美女，當是人生一大幸事，可喜可賀。長沙一個中學老師，就公開在課堂上教育學生，好好讀書，將來才能陞官發財娶美女。可在你這裡，娶美女者怎麼成了被同情者，降爲「弱勢群體」？

別以爲我是危言聳聽，吃不着葡萄就說酸，我也是用事實說話，因爲在我的周圍，那些娶美女者，幸福者有，男才女貌，琴瑟和諧，令人羨慕；不幸福者更多，波折橫生，麻煩不斷，也頗令人同情，誠如托爾斯泰所言「幸福都是一樣的，不幸卻各有各的不幸！」

閒來沒事時，我曾和老婆很無聊地一一分析了小區裡那些離婚的家庭，大致以兩種情況居多，男的發跡了，有外遇，導致家庭破裂；女的長得漂亮，被人勾引，過不下去了。或者只是雙方疑似出軌，有外遇嫌疑，並無確鑿事實，卻疑神疑鬼，爭吵不斷，最後分手了事。

美女A，機關幹部，儀態萬方。被其上司勾引，當了情人，丈夫知道後，爭吵打鬧了兩三年，不得不勞燕分飛。可是離婚後，美女的上司情夫並沒有踐諾，也離婚和她再結鴛鴦，反而千方百計要甩掉她，美女再想回頭，前夫是死活不敢要她了，雖然兩人還有一個可愛孩子。後來，美女走投無路，自我了斷。

美女B，公司白領，優雅冷艷。其實老公很對得起她，大帥哥，工作體面，家務活全包。可是當她碰到一美籍華人，只吃了兩頓飯，收了幾件禮物，就投懷入抱了，並且很快就離了婚，跟着那個老外出國定居。據說新郎比她大三十多歲，在美國還有好幾個孩子，不過，「愛情」是不受年齡限制的。慘的是他的前夫，離婚後一下子像是老了十歲，變得神神經經，說話顚三倒四的，後來說是得了抑鬱症。

美女C，酒店大堂經理，風姿不凡，一雙媚眼特別勾人。跟一大款跑了一年，後來大款另有新歡，把她甩了，只好又回來了。她老公原來在這裡也算個人物，整天牛皮哄哄，頤指氣使的，可自出了這回事後，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，整個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的。兩人雖未離婚，但貌合神離，同床異夢，也就是湊合過日子。

美女D，銀行客戶經理，能歌善舞，在單位常因「工作需要」陪客戶唱歌跳舞，很受上司青睞。平時也是舞廳常客，一跳就到了後半夜，經常回來很晚，其實也未必有越軌行爲，可是，丈夫受不了，每晚等得心焦，想東想西的，覺睡不踏實，飯也吃不香，可守着如花似玉的老婆，還不敢發火。就這麼老憋在肚子裡，折磨自己，結婚前儀表堂堂的國字臉，瘦成了刀子臉。

美國有個婚姻專家，經過三十多年的跟蹤分析，得出結論，娶美女者平均要比常人壽命短十年，因爲經常擔驚受怕，老是猜疑，胡思亂想，心理負擔過重，所以，最易引發心血管病和癌症，所以早逝者頗多。這還不包括像普希金那樣因戴綠帽子與人決鬥而死於非命者，或像武大郎那樣被潘金蓮勾結西門慶鴆殺者。我所列舉的幾位娶美女者倒是都還健在，也看不出有早逝的先兆，但活得很鬱悶，很讓人同情，也是無疑的。

或曰：你沒娶過美女，不知道美女的好處。但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？的確，我老婆不是美女，「一般人物」而已，當然配我尚有餘。我確實沒有體驗過娶美女的妙處，但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不娶美女的實惠。

有一天晚上，老婆與一堆我也鬧不清是誰的人出去吃飯兼唱歌，我照例按點睡覺，一夜無夢。早上醒來，老婆說：我回來那麼晚，你問都不問，就不怕我跟別人出點事？我定睛看了看她，不禁啞然失笑：幸虧你不是美女！

「紅杏尚書」的幸福生活

姜少勇

文化什錦

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，爲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，鼓勵文臣武將們「多致歌兒舞女，日飲酒相歡，以終其天年」，只要不危及我趙家天下，你怎麼瞎折騰都行。並立下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」的家訓，讓世世代代繼承皇位的人遵守。自此，有宋一代，歷三百二十年南北各九帝，提倡重文抑武，以文立國。

北宋汪洙在《神童詩》裡寫道：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敎爾曹。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在「滿朝朱紫衣，皆是讀書人」的用人導向下，宋朝讀書人活得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自由、瀟灑、風流和大膽，以至於英國作家湯因比說：「如果讓我選擇，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。」而中國現代文人余秋雨的心聲更爲熱切：「我最嚮往的朝代就是宋朝。」

北宋仁宗時的宋祁，是有名的史學家、文學家，與其兄庠齊名，時號「大小宋」。發跡之前，家道中落，數米爲炊，無錢讀書，全靠自學成才，進士及第後，當過翰林學士、工部尚書。因其詞《玉樓春》中有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之句，時人稱之爲「紅杏尚書。」

俗話說，人一闊臉就變。這個昔日的窮小子，一朝爲官，就拚命享樂，一邊發出「浮生長恨歡娛少」的末及之嘆，一邊過着「行樂還須年少」的奢靡浮華生活。

宋朝官員的工資高，皇上隔三差五的賞賜名目多，宋祁花天酒地也就有了物質保證。

陸游在《老學庵筆記》裡記載，宋祁好宴飲，經常在府邸中大開筵席，「外設重幕，內列寶炬，歌舞相繼」，賓客們在裡面歡飲達旦，晝夜不停，偶然揭開幕布，才發現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了。故而，宋祁的府第又稱「不曉天」。

有一年元宵節，時任宰相的宋庠在書院點蠟猶自苦讀《周易》，而宋祁則「點華燈擁歌伎醉飲」。宋庠聽說後十分反感，就手書一封，令家人轉交宋祁，批評他說：「相公寄語學士，聞昨夜燒燈夜宴，窮極奢侈，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吃齋飯時否？」宋祁見了，對此批評不以爲然，讓家人捎話回去：「卻須寄語相公，不知某年吃齋飯，是爲甚底？」那意思很明確，我當年吃苦中苦爲什麼，不就是爲了今天過上人上人的生活嗎？

凡才子，皆風流，宋祁也不例外，不僅癡情多情，娶了多房嬌妻美妾，「後庭曳羅者甚衆」，而且這個情種還猶嫌不足，竟在皇帝後宮的女人身上打主意。

《詞苑萃編》裡說，宋祁在作翰林學士時，某日在京城街上閒逛，突然遇到了皇宮儀仗車隊，來不及躲閃，只好立在街角。待香車走近時，車簾內有一宮女驚訝地叫了一聲「小宋也」，宋祁聞聲一看，四目相對，身子骨頓時酥了半邊。神魂顚倒的他，回去後塡了一闋詞《鷓鴣天》以表達自己的思念傾慕之情：「寶轂雕輪狹路逢，一聲腸斷繡帷中；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金作屋，玉爲籠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；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幾萬重。」

身爲朝臣順民，敢打皇帝老兒的女人主意，在封建社會可是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。好在宋朝的皇帝們爲了籠絡人心，有尊重知識，愛惜人才的傳統，有意識地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，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」，讓文人士大夫們一邊上朝議政，一邊擁妓納妾，聲色犬馬地過着「幸福生活」。

寬厚的仁宗聞聽後，非但沒怪罪，反而召宋祁進宮，大度地告訴他說：「蓬山不遠」，一揮手就將宮女賞賜給了他。宋祁的這段艷遇，令後世一些文人們艷羨不已。幾百年後，清朝有個叫王士禛的文人，讀到這段記載，就流着口水感慨道：「小宋何幸得此奇遇，令人妒煞。」

宋祁這種放浪形骸，優游歌舞，奢華風流的生活做派，遭到了一些朝中剛直大臣的不滿。當仁宗打算派宋祁到益州當太守時，宰相就阻止道：「蜀風奢侈，恐非所宜。」果然，宋祁到了天府之國，見這裡物產豐饒，吃喝玩樂，如魚得水，以至於宴遊過於頻繁趨於奢侈，到了朝廷難以容忍的地步。

《宋史・宋祁傳》載，右司諫吳及嘗言宋祁「在蜀奢侈過度」，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遊宴」，宋祁終被改任知鄭州。後來，主管全國財稅的三司使職務出現空缺，宋祁有意謀取這個職位，包拯再度力諫，宋祁才沒有當成。

宋祁本出自寒素之家，躋身官宦之列就忘了本，風流富貴、恃才傲物的他，卻被一個老農戲弄譏諷了一番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據他自己在《錄田父語》中記載，某年秋，宋祁來到開封城郊外，看到田園一派豐收景象，就跟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農搭訕道：「老人家忙碌勞作，很辛苦啊！今年秋天，肯定有不少收穫，少則百困，大則萬箱。您老說說看，這是因爲上天的恩賜呢，還是皇帝勤政所致呢？」

不料，那老農聽了哈哈大笑，指着宋祁的鼻子說道：「你的見識怎麼如此鄙陋！你根本不懂農事。今日所獲，是我辛苦勞動所得，關上天屁事！何況我俯仰之間，自在拾取，按時耕作，按時收穫，再按價出售，與人明明白白談利，官吏不能奪取我的時間，也不能強徵我的餘利。今日之快樂，是我應該享受的，關皇帝屁事！我一大把年紀，閱天下事多矣，還從未見過不勞而作而盼天幸，不勤勉而希皇恩的人！」一席話把個「四肢不勤、五穀不分」的士大夫宋祁噎得狼狽不堪。

後人把宋朝積貧積弱的歷史，戲謔地稱之爲「宋鼻涕」，意指被人打得「涕泗橫流」，雖然尖酸刻薄，但也不無道理。

宋朝因爲有了宋祁這樣一大批既不憂君也不憂民，只顧追求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醉生夢死的官人在，再加上「家天下」的專制主兒，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，倒是件很奇怪的事兒了。

百姓的幸福生活　　夏　奇攝

廣東人不吃魚

霍無非

飲食男女

看到這個標題也許你會發笑，因爲老早就聽聞廣東人天上的飛機不吃，地上的板櫈不吃，言外之意是廣東人沒有幾樣東西是不能入口的。聽起來誇張，廣東人食源多樣卻是不假，人要攝取營養才能生存，對於佳餚美味的魚類，確實沒有理由拒絕。俗話說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廣東地處南海之濱，是江河相連水網縱橫的魚米之鄉，盛產各種魚蝦鱉蟹等河鮮海鮮，受地域和飲食習慣的影響，廣東人很早就有吃魚的歷史了，推陳出新，精益求精，像薑豉清蒸石斑魚、蒜瓣砂鍋魚頭、缽仔魚腸等，都是膾炙人口的名菜。

廣東人會吃善吃，口味甚至有些刁尖，但不是啥都吃，有些魚，廣東人確實不愛吃。

一爲鯉魚。無論在廣東城鄉的肉菜肉場，還是大小酒樓的菜譜，餐桌，很難見到鯉魚的影子。青草鰱鱅鯽桂鱸，蘇眉馬鮫紅三魚，鯉魚在廣東就是排不上，北方人就不解了，哎，紅燒黃河大鯉魚呀，在我們家鄉可是人見人愛，到了廣東難覓口福嘍！這話倒是眞，廣東地處嶺南，四季炎熱潮濕，飲食講究祛濕除熱，因而每日愛煲湯喝，廣東人認爲鯉魚過於燥，是發物，它皮下有兩條筋是根源，需要在宰殺時去除，即使去除了，身體有恙的人吃了鯉魚也不好，故而鯉魚不受廣東人青睞。

二爲白花魚。這是一種鹹水魚（海魚），形體與黃花魚有些相似，但魚肚不黃，全身鱗白，尾部有黑斑，像幾朵黑梅花。這種魚口感較實，不夠細嫩，不如黃花魚鮮美，因而被打入「冷宮」，一般加些芫荽薑葱，用白花魚來滾滾湯，餐前喝，少有列入正菜的。筆者所在單位有一條白花魚，養在魚池裡有三年餘了，由於一位愛吃白花魚的熟客調到外地，其他客人來用餐又不點白花魚，因而牠福大命大，幸運地活下來。人們每天餵牠幾條小蝦小魚，白花魚養尊處優，肥肥胖胖，體重由剛購進時的一斤多，到如今長到五六斤重，成爲魚池中最大的魚，食客們看是看，還是無人問津，廚師們現時反倒不希望宰殺這條「鎭店」之魚了。

三是墨魚。大部分廣東人對墨魚並不忌口，但汕尾遮浪鎭一帶的漁民對墨魚甚爲尊敬，不吃墨魚。

有個傳說，此地漁民的祖先有潛水捕撈海產的傳統，潛水捕撈不同船上作業，除了要應付海上的狂風巨浪，水底的暗流、暗礁和攻擊性海洋生物更具危險。一次，漁民們在潛水捕捉鮑魚仔時遇到兇狠的鯊魚，千鈞一髮之際，身旁的墨魚群以爲鯊魚要攻擊牠們，噴出黑汁，掩護自己也掩護漁民逃離險境，從此這裡的漁民不吃墨魚、放生墨魚是「報恩」之舉，世代相傳，爲一方民俗。

四是大塘虱。大塘虱學名埃及鬍子鯰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從國外引進，在各地養殖。這傢伙適應性強，食性雜，生長快，體色暗黃，渾身溜滑，大的一條有七八両重，是本地野生小塘虱的好幾倍，廣東人歷來有吃「小」的傳統，感覺大的魚禽畜不如小的細嫩，大塘虱粗放養殖，據說有些餵的是拌了藥的飼料，快速催肥，甚至還餵動物腐屍，誰還有胃口？還是本地小塘虱吃了放心。

此外，廣東人吃魚要吃「生猛」的，活魚死魚，一口能吃出來，這是舌尖長期練就的功夫。

能吃是福氣，會吃是智慧，濫吃是禍害。廣東人吃魚的取捨，雖有主觀因素，基本選擇了趨利避害，這是人類生存的法則，加上精雕細作，講究原汁原味，使粵菜的魚餚自成一格，吃出了嶺南特色鮮明的飲食文化。

好好活着

蒲繼剛

人與事

自認爲身體還可以，能吃能睡，還喜歡運動，只是平時血壓有點高，偶爾頭暈，也不吃藥，也沒想去管它。

前幾年深秋時的一天，剛一去上班，突然感覺頭暈，天旋地轉，一下子便伏在桌子上吐起來。同事們七手八腳把我送進了醫院，然後便是一系列的檢查，終於查出是高血壓引起的腦血管不暢通，引起大腦供血不足。

住院是肯定的了。好在是住在工廠的職工醫院，離家也不太遠。四十多年來，第一次住院，躺在病床上望着白色的屋頂，白色的牆壁，心裡竟傷感起來。晚上，妻子領着兒子來看我。兒子一見着我，一副傷心的樣子。妻子說：「兒子知道你病了，剛才還在哭呢。」我心裡一陣感動，兒子還不到四歲，就知道爸爸病了心疼。我心中酸酸的。他在叫爸爸時，音調裡還帶着哭腔。我問過了兒子好，又安慰他說爸爸沒有事，他像是聽懂了我的話，畢竟是孩子，就在一邊玩起來。

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，七十多歲的母親打着雨傘，拿着手電跌跌撞撞來了。我專門囑咐過妻子和孩子，叫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告訴母親，因爲家裡還有病重的父親癱瘓在床上，可母親還是知道了。在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，她一個人，深一腳，淺一腳，走一、兩里的路，來到醫院的住院病房，眞讓我心裡不是滋味。

母親心疼地嘮叨半天，我只好不停地勸慰她，說自己沒事。妻子半天才把她勸回去。母親回去的時候，好像在抹眼淚，但她卻不想讓我看見。這讓我心中更加不安。

四十多歲的男人，身上該有多重的擔子！老的已經老了，小的還很幼小，而自己已經不再年輕，雄心壯志已成爲過去，身體的衰老卻是現實，生活的重擔卻一點沒有減少。尤其是現在的社會，競爭激烈，不平等處處可見；但四十多歲的男人已沒法埋怨，因爲老人等待你去贍養，孩子等着你去養育，你已經沒有喘息的機會，一不留神，你就從人生的「梯子」上跌了下來。而跌下來後，人生的機會對你來說，已經很少很少了。你只有咬緊牙關，沿着慣性，沿着不知是好還是壞的明天，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……曾想過，生活太累了，生命太沉重了，有一天，得一場病，就可以躺在病房裡好好歇一歇。可現在眞的病了，住在醫院裡，卻如此憂鬱而痛苦，讓這麼多親人爲我期待、操心，我又怎能病下去呢？……

曾經豪情萬丈，曾經想遊遍世界，做許許多多的事情，不枉過此一生。那時，年輕。那時，眞好！年輕雖然莽撞，但年輕有好多雄心，好多夢想，年輕還無牽無掛。年輕可以讓我們失敗許多次，年輕可以讓我們什麼也不怕。而現在夢想早已變得乾癟，只剩下具體而又現實的柴米油鹽。

病房窗外的樹影斑駁，在昏黃的燈光下搖曳。夜已經很深了，妻子、兒子他們已經回去了，我卻沒有一點睡意。在這個淒風苦雨的夜晚，躺在床上，那些古怪而不好的念頭，似乎從病床下某個陰暗的角落裡，不斷地跑出來，鑽進我的頭腦裡，讓我的大腦得不到一絲安寧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三、四點鐘，才昏昏沉沉睡去……

早晨八點多鐘才醒來，明亮的太陽已升起。多明亮的太陽啊，昨夜的陰霾風雨全都被這明亮的太陽一掃而光。我來了精神，昨天那些古怪的念頭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身體也似乎好了一些。我知道，自己雖然在一天天衰老，而太陽依然年輕，太陽依然每天都要升起。而生活依然要繼續，自己依然要擔負起做兒子、做父親、做丈夫的重任。想起一篇寫詩人海子的文章有這麼幾句話，大意是：好好活着，就是愛自己母親，愛自己親人最好的方式。這幾句話，竟讓我這四十多歲的男人淚流滿面……男人四十，好沉重，但是男人，就要揹負重負，咬着牙，向前走去。